

## 著者中文版序

数年前，中国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进行了首次关于对日本认识的调查。<sup>①</sup> 根据其结果，对“‘日本’二字最容易使您想到的是”一项，回答之第一位为“南京大屠杀”，达 83.9%；而同样对“20世纪日本的代表性人物”一项，回答之第一位为“东条英机”达 28.7%。<sup>②</sup>

这一舆论调查的结果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导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岁月过去了，但是，我们日本人仍然被最大的邻国看作“好战的”、“残虐的”国民。

译注：该调查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青年报》于1996年12月联合主办的《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大型读者调查，收回10万份读者填写的问卷，数据结果刊登于1997年2月15日的《中国青年报》，引起了日本新闻媒介的关注。

<sup>②</sup> 《朝日新闻》，1997年2月17日夕刊。

的确，以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中国人的眼光看来，我们日本人的这种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然的。而且，试图把日本过去的行为正当化的阁僚的“妄言”相继发表，否认南京事件<sup>①</sup>存在的“南京事件虚构说”不断地被老调重谈，以及考虑到现在视东条英机为英雄的电影《自尊》聚集了相当数量的观看者这种状况，中国方面对日本之不信任是有确实根据的。事实上，主张过去对中国的战争以及与英美的战争是自卫战争或是为了亚洲解放的“圣战”，这种右翼的潮流在日本社会中仍然保持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尽管如此，但我决不认为日本人是先天性的“无反省国民”。正如对规定了放弃战争和不保有战争力量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坚决支持所反映的，在战后的日本社会，和平意识已经着实地扎根于广泛的国民中间。并且，基于对侵略战争的深刻反省而强烈祈愿与近邻各国友好的日本人也为数不少。

本书以为什么作为加害者的全面自我认识没有在日本人中发育起来这一问题为中心，尝试分析日本的战后史；它原是考虑以日本人为读者而写作的。面对中国读者，我特别希望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关于战争责任问题，长期以来，战后的日本社会的确或把它搁置起来或以之为禁忌，正如本书所论

译注：即南京大屠杀。

述的，这种暧昧的战后处理状况事实上是只有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才成为可能的。因此，在进入有关的历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时期，我们日本人也逐渐开始直面战争责任的沉重课题，围绕这一问题在日本人中间产生了激烈的内部纠葛。

第二，与此相应地，日本人的历史意识也出现了确实的变化。正如本书中所论及的，从最近的舆论调查来看，已经有大致半数的人认为日清战争<sup>①</sup>以来一连串战争是侵略战争了。而且，关于南京事件也是同样的情况。在 1955 年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几种涉及了南京事件。但由于 1955 年民主党（自民党前身之一的保守政党）发动的教科书偏向运动以及其后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强化，<sup>②</sup>有关南京事件的记述从初中、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一齐消失了。然而，从 70 年代的后半期到 80 年代，关于南京事件的记述逐渐重新出现。现在，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要提及这一事件。

的确，在日本社会中仍有不少人完全缺乏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但是，如果中国读者能从本书中稍微了解到日本社会还正处于变化过程之中这一情况，作为著者就不胜欣喜了。而且我想，通过这种形式的相互理解一点

译注：即甲午战争。

<sup>②</sup> 译注：1954 年底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执政后重开国家干预教育的先例，提出设立新教育委员会法和“教科书法案”；前者是把地方公共团体教育委员公选制改为任命制，后者旨在强化教科书检查审定制度。

点积累，我们当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邻人和朋友。

最后，得请刘建平先生将拙著译成中文出版，我深表谢意。

吉田裕

1999 年 3 月 6 日

## 第一章

# 检证现实：历史意识转变了吗？

## 变化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93年8月23日，细川护熙首相在就职后首次发表的施政演说中表示：“过去，我国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给很多人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为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歉意。”这一发言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11月6日，细川首相在与韩国总统金泳三的首脑会谈中，又主动地提及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问题，说：“作为加害者要由衷地反省和道歉。”这便以极其明确的形式承认了殖民统治的责任。

但不可忽视这样一个变化，即这次施政演说之所谓“侵略行为”与8月10日会见记者时所明言的“侵略战争”相比，已经是后退的表达了。而且，细川首相所说的战争，是指亚洲·太平洋战争（1941—1945年）还是

包括了满洲事变<sup>①</sup>（1931—1937年）、日中战争<sup>②</sup>（1937—1941年）等早先的战争，这一点也未必见得明确。如此，从战败至今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日本政府终于转向勉强承认战争责任和殖民统治的责任了。

相应地，民间舆论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表 1 反映了每日新闻社 1993 年 9 月在九州 7 县及山口县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其中，认识到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的比例，肯定和基本肯定者合计达 59%。即使是战争赔偿问题，认识到一定的金钱赔偿之必要性的比例，包括认为“必要”和“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达 55%。

表 1 关于战争观和战后赔偿问题的舆论调查

（以九州 7 县和山口县 1000 名成年男女为对象，回收率 100%）

1、细川首相在会见记者时说“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错误的战争”你怎么看？	
是这样	50%
大体如此	9%
未必如此	8%
不认为是这样	8%

① 译注：即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② 译注：在日本学术界有此种分期：1937 年 7 月芦沟桥事变到 1941 年 11 月为日中战争，其后到 1945 年日本投降为亚洲·太平洋战争。

不知道	24%
未答	1%
2、细川首相在国会作施政演说时对过去的侵略行为和殖民统治表示了深刻反省和道歉的心情，你认为今后给予侵略行为、殖民统治的牺牲者以一定的金钱赔偿是必要的吗？	
必要	34%
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	21%
不怎么必要	9%
不必要	20%
不知道	15%
未答	1%

资料来源：《 每日·舆论 FORUM 月报 舆论 》 1993 年 9 月号。

《朝日新闻》同年 11 月实施的舆论调查也清楚地表现出了同样的倾向。具体地说，对前述细川首相施政演说给予评价的达 76%，而不以为然者为 15%，“其他·不回答”者占 9%；关于战后赔偿问题，认为“应酌情给予”者占 51%，认为“没必要考虑”者占 37%，“其他·不回答”者占 12%。<sup>①</sup> 总之，无论是哪一个调查都表明：承认过去战争的侵略性质、关于赔偿问题也认为应该以某种形式满足要求的人，正在形成多数派。

<sup>①</sup> 《朝日新闻》 1993 年 11 月 13 日。

这种变化确实让人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不过，在导演了这种变化的政治家们的意识里，对战争责任和加害责任的自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生根了呢？或者说，与这种变化相应地，对十五年战争历史认识的深化在何种程度上可见于国民意识的层次之上呢？如此想来，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上述变化中正潜伏着某种“危险”。

## 转变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关于就职后会见记者时细川首相之“侵略战争”的发言，可以说那是在联合政权内部并未充分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进行的；1994年6月17日《朝日新闻》的报道《“侵略发言”是谁导演的》和同年4月25日《每日新闻》的报道《走“大国”路线的新生党》，很清楚地透露了其中的情形。根据这些报道可以明白，首相之“侵略战争”的发言本身并不是在日本新党内部充分反复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联合执政党之间的酝酿也不充分，羽田孜外相对周围流露了“说成‘侵略战争’，想也没想过”的表示。因此，当受到自民党、日本遗族会的强烈反对时，细川首相事实上收回了他的“侵略战争”发言，转而在上述施政演说中使用了“侵略行为”的措词。

如此的轨道修正到细川内阁之后的羽田内阁则有了

更明确的表现。在 1994 年 5 月 20 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羽田首相对谷 孝议员（社会党）的提问作了如下的回答：

这场战争本身是有侵略性行为的，对此我也承认。实际上，关于侵略战争之类说法与措词的意义，并没有什么根据确定。不过，我们这样回顾一下，在结果上毕竟还是侵略性的行为。……由此给各国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反省并坦率地对受害者表示歉意。……这样来迎接今日之战后 50 周年……。

在 5 月 24 日的众议员预算委会上，志位和夫议员（共产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不能说是“侵略战争”羽田首相竟答以“侵略战争这个词何以不可称为侵略行为”来反问。对此，志位议员指出：“如果说是侵略行为，那就可以推托责任，辩称是各个部队在所到之处做了不适当的、非法的坏事，是各自行为的问题。……但如果说是侵略战争，就会形成那场战争的整体性质和目的是侵略这样一种整体认识。这完全是着眼点不同的问题。”为了避免论战的深入，最后羽田首相说：“我并不是你那种搞学问或者有那种追求类型的人……。所以，这样一个一个穷追下去的话，怎么说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结果，进行了一场可认为是将错就错的

答辯。

总之，羽田首相一贯拒绝对“侵略战争”的认定，而主张要反省和谢罪的只是针对日本的行为给周边国家造成了巨大惨害的结果。可以说，这是一种“作为结果的侵略战争”论。在此我们能够领会其意图：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继承细川内阁的基本政策，但尽力把“侵略战争”发言的影响遏止在最小限度。

在羽田内阁之后，于 1994 年 6 月 30 日成立的村山内阁也——反映了联合政权内部的力量关系——基本上忠实继承了前内阁的政策。在 7 月 1 日的首次记者会上，村山富市首相只是表示“日本造成了那么大的惨祸，有必要充分、虚心反省自己的责任”，而避开明言“侵略战争”。到了 7 月 18 日首次施政演说时，他也特意使用了“侵略行为”的措词。

那么，政治家的言行中发生如此含混的原因是什么呢？倘若预先说出本书的总结论的话，那就是：在勉强承认战争侵略性和加害性方向上的政策转变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和战争观给以保证和支持。换言之，对政策转变的必要性的认识才刚开始，由此引发对过去的历史观的反思和重新认识——更直接地说是历史观从属于政治需要——这种关系明显地存在着。

在这一点上，极具启发性的是细川、羽田两届联合内阁的“真正的舞台导演”小泽一郎（新生党代表干事）的著作《日本改造计划》（1993 年讲谈社出版）。

书中写道：“日本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员，这一地区当然也就是日本外交的首要重点地区了。……然而，在这一地区存在着来源于‘历史’记忆的不信任和警戒。当日本在政治方面推进重视亚太的外交时，为了确保作为其出发点的地区内信赖，不可回避的是‘历史’问题。”如此论述之后他又指出：“作为历史的一面，日本过去曾经是这一地区的侵略者，这一事实不可否认。”但另一方面小泽又强调说：“在历史上，日本对这一地区并不仅有作为侵略者的一面”；过去的日本还有以与该地区共生为目标的活动。”在此，已经很清楚地显示了与羽田首相“作为结果的侵略战争”论相同性质的历史认识。

小泽的议论中有必要给以特别注意的是他的问题意识深处有这样一种想法，即战争责任问题形成了日本在亚洲地区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的政治性障碍。因此，那里被强烈意识到的只是如何有效地打动亚洲各国的舆论；而相应于承认战争的侵略性、加害性方向上的政策转变，如何进行日本人自身的思想意识改革？他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却非常淡漠。具体地说，在学校教育方面重视近现代史教育的问题，彻底重新审视有一直隐瞒侵略战争实情之感的教科书审定制度问题，等等，则完全被置于视野之外了。

如果考虑到细川护熙所编的《日本新党：负责任的变革》（1993年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大致也持同样的

立场，那么可以说，细川联合政权的政策转变之动机完全是由对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

## 中曾根内阁的重要位置

从基于对外政治必要性的政策转变这一角度来考察，就必然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发生于细川内阁的政策转变其实可以从它与自民党政权时代的连续性中捕捉到。实际上，尽管没有作出细川内阁那么明确表达的形式，最早隐晦地承认十五年战争<sup>①</sup>的侵略性的内阁是 1982 年 11 月成立的中曾根康弘内阁。当然，中曾根内阁起初并没有采取这种政策，但自从首相的“鹰派”性格受到内外的严厉批判以后，该内阁明显地作出了现实主义的姿态。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中曾根首相 1986 年 9 月 16 日、17 日在回答众参两院代表的提问时因强调日中战争“侵略性”的方面而受到注目。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也曾于 8 月 19 日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对日本政府以旧金山和约的第十一条接受东京审

译注：在日本学术界，十五年战争是对以 1931 年 9 月 18 日的柳条湖事件为发端至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以及 9 月 2 日签署对联合国家的投降文书而终结的战争的总称。相应地，有《十五年战争小史》（江口圭一著，1991 年青木书店）等专门著作。

判判决<sup>①</sup>的事实再次予以确认，并作为内阁的统一见解。

这其中的原委在后面还要论及，中曾根内阁如此进行政策调整的背景，就是有这么一种问题意识，即为了日本不仅作为“经济大国”而且也作为“政治大国”在亚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是有效的、现实的。由此，重视过去曾沦为侵略战争牺牲者的亚洲各国对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存有强烈戒心的现实，进而为了除去这一障碍，作为手段的所谓“清算”战争责任问题的考虑就产生了。具体的新应对政策就是，一面认定战后赔偿问题据旧金山和约和与当事国的双边协定已经解决而拒绝新的赔偿要求，一面大体承认日本对过去战争的责任并表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谢罪”。

中曾根内阁阶段所进行的政策调整，基本上被其后的自民党内阁继承了下来——只是程度差别不同，但历届内阁中最明确地表示了这种姿态的则是 1989 年 8 月成立的海部俊树内阁，尤其是海部首相在 1991 年 5 月 3 日访问东南亚各国的一站新加坡时所作的政策演说，其中有着应该注意的内容。他说：“我国以后要担当更积极的政治角色，应该想到关于过去历史的认识问题。”如此把政治领导地位与历史认识的关联确切表明之后，他又

译注：1951 年 9 月 8 日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第十一条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科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境内之日本国之民处刑。

指出：“今年是太平洋战争开始 50 周年 我再次回顾本世纪前 50 年的历史，对我国给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人民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悲伤的行为作严肃的反省。”<sup>①</sup>

由此看来，发生于细川内阁时期的政策转变实际上在自民党政权时代已经有了准备，除了以明确的表达承认了殖民统治的责任外，其实行的政策仍是在自民党政权的延长线上而已。关于战后处理问题之关键的赔偿问题，细川内阁在 1993 年 8 月 19 日的阁僚恳谈会上也只是以“国家间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完毕”之说，确认要沿袭日本政府历来的方针。<sup>②</sup>

## 舆论变化的意义

以上讨论了政府层次的转变所具有的意义，但关于舆论的变化也有某种不明朗之感。如果明确认识到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人们正形成多数派的话，那么对羽田首相“侵略行为”的发言当有稍严厉的反驳才是。但舆论的反应几乎看不出来，而大众传媒也没有怎么把这一发言当回事。

考虑这个问题，NHK 广播舆论调查所在 1982 年 10 月做的关于“日本人的和平观”的舆论调查（表 2）可

① 《朝日新闻》，1991 年 5 月 4 日。

② 《朝日新闻》，1993 年 8 月 20 日。

以作为线索。在这个调查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认为明治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乃“侵略的历史”的人达 51.4%，另一方面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武力侵入他国乃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竟也达 44.8%。如果以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办法”的战争，那么所谓“责任”的观念是不会产生的；恐怕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对“一般国民的责任”的问题答以“国民没有责任”者达 36.3%而占第一位了。再者，另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就是，认为太平洋战争“使亚洲各国早日恢复了独立，对此应给予评价”的人达 45.5% 之多。

总之，与羽田首相的“作为结果的侵略战争”论相互影响意识结构在此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后面还将详细分析，这种国民意识的状况一直到现在也基本上没什么改变。应该认识到，舆论对羽田首相的“作为结果的侵略战争论”反应平静的背景，正是存在着这样一种意识结构。

## 表 2 关于“日本人的和平观”的调查

(以全国 16 岁以上的国民为对象，有效回收数 2623 人，回收率 72.9%，单位 %)

1. 日本从明治开始到昭和 20 年战败为止进行了多次的战争和领土扩张，你对此如何评价？请就答案 A 至 D 从答案 1、2、3 中选择。

- (A) 从日清战争到太平洋战争 50 年间，日本的历史是对亚洲各邻国侵略的历史。
- (B) 资源贫乏的日本武力进入他国乃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
- (C) 关于明治以来对朝鲜·韩国人和中国人的严重歧视、迫害和可恶的残杀事件，作为日本人应该由衷地加以反省。
- (D) 太平洋战争使深受欧美国家压制之苦的亚洲各国早日恢复了独立，对此应给予评价。

	(A)	(B)	(C)	(D)
(1) 是	51.4	44.8	82.5	45.5
(2) 不是	21.9	38.7	5.2	25.1
(3) 因为是过去的事，与己无关	10.4	4.7	4.2	5.5
不知道·未答	16.3	11.9	8.2	23.9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2. 关于自昭和 6 年开始进行了 15 年之久的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你如何考虑一般国民的战争责任？答案分以下几种，你的看法与哪一种近似？

- 一般国民受军国主义的教育和宣传之骗，是遭殃的被害者，没有责任。 36.3
- 当时的国民大部分是军国主义的赞美者、协力者，至少对于亚洲人民来说是加害者。 29.5
- 那场战争是为日本的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而战，所谓军国主义、被害者和加害者之类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17.6
- 其他 0.5

不知道·未答	16.1
合计	100.0

资料来源：内阁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编 《全国舆论调查现状·昭和 58 年版》，1984 年大藏省印刷局出版。

表 3 对战后赔偿问题关心的情况

(以全国 20 岁以上的国民 3000 名为对象进行调查，有效回答率为 77%)

如果因为过去的战争受到了非人道和歧视的对待，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或被日本占领的国家的人、被俘虏的人等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你对这种所谓“战后赔偿”问题关心吗？			
	关心	不关心	其他·未答
全体 (%)	57%	37%	6%
20—24 岁	54%	44%	2%
25—29	49%	49%	2%
30—34	61%	36%	3%
35—39	56%	41%	3%
40—49	59%	38%	3%
50—59	59%	35%	6%
60 岁以上	58%	31%	11%
男性	59%	37%	4%
女性	56%	37%	7%

资料来源：朝日新闻战后赔偿问题采访组《所谓战后赔